

# 聖詠：祈禱的典範

房志榮<sup>1</sup>

本文作者首先介紹舊約聖經中的《聖詠》這本書，並說明它如何成為今日基督徒祈禱的典範，而後講述聖詠中文翻譯及傳唱的故事，以此看出大家所歌唱的上主天主，的確是祂在領導著人類和教會。

## 壹、今日基督徒如何用聖詠祈禱？

### 前言

- 一個事實：《日課經》(Breviary) 的主要祈禱詞是 150 首聖詠。彌撒「誦讀」部分的第一篇讀經後的〈答唱詠〉也是採自《聖詠集》。
- 一個條件：為能更有意識地、更熱心地用這些聖詠祈禱，必須對《聖詠集》這部書有些認識，本文就是為讀者增加一點對聖詠的瞭解。
- 一個計畫：本文要順序講解下面的一些主題：(1)《聖詠集》如何安排聖詠；(2)個別聖詠在《聖詠集》裏的角色；(3)《聖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聖經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文字作品很多，涉及面廣泛。

- 詠集》標題的功用；(4)《聖詠集》成爲祈禱手冊的步驟；  
 (5)《聖詠集》分爲五卷的藝術；(6)《聖詠集》一書的架構；  
 (7)聖詠的翻譯與詠唱—在北京、香港、台灣、馬尼拉。

## 一、舉例說明《聖詠集》安排聖詠的次序

詠三~十四是兩批哀怨和禱告的聖詠：三~七是第一批，九~十四是第二批，中間夾著一篇讚美詩：詠八。這一整體的首尾兩句話給這一結構打造了一個框架：「救援之恩完全屬於上主，願祢的百姓受你的祝福」（三9）→「唯願以色列人的救援來自熙雍，一旦上主將自己民族的命運變更」（十四7）。首尾這兩句話說出了這一整體（詠三~十四）的主旨，就是，救恩和助佑要賜給上主的人民。下面將這三段（詠三~七 → 詠八 → 詠九~十四）略加講解。

詠三~七的禱告說出一些典型的受苦狀況，是個人的祈禱，是個人向公道的、拯救的和治癒的天主呼號。這五首聖詠又用清晨、夜晚、白天、黑夜這些指謂，把它們連成一氣：清晨和白日太陽升起和普照的時段，是夜的結束、光的開始，這代表生命、拯救、正義、健康。反過來，夜晚和黑夜代表危險、失落和死亡。二者說明生命的日夜循環，喜樂交替，下表可供參考：

詠三	敵人的迫害	三6：	清晨
四	社會急需	四9：	傍晚
五	追求公義	五4：	清晨
六	疾病	六7：	黑夜
七	敵人迫害	七12：	白日

詠九～十四是一群所謂的「窮困者」(anawin)，在受到致死的迫害時，向上主發出的祈禱。他們在四周充滿敵意的世界中，把全部希望放在公義的天主身上，深信天主會解除混亂的局面，恢復原有的生活秩序。

前面說過，詠八是這整體結構的中心。這首讚美詩把前後兩批聖詠，即詠三～七和詠九～十四中所說的被迫害者及窮困者的人性尊嚴，建立在造物主天主及普世君王身上。這位造物主也是以色列的天主(「上主，我們的主……」；詠八 2、10)，這樣，詠八像是一座大吊橋中間的一根柱子，前後兩道橋面(詠三～七及詠九～十四)都掛在這根柱子上。支柱馱住橋面的鉸鏈或鋼索可以辨認得出：詠七的最後一句話跟詠八的第一句話相連；同樣，詠八的最後一句話又跟詠九的第一句話相連，而向前作進一步的發揮。

## 二、個別聖詠在《聖詠集》中的角色

《聖詠集》的大結構是：頭是詠一～二，尾是詠一四六～一五〇，一首一尾形成全書的框架，中間有許多「國王聖詠」散在各處，形成一個解釋網。從這些解釋中，可以把握全書的主旨，就是可從詠二 10~12 及詠一五〇(和詠一四八)體會得到的旨趣：《聖詠集》是一卷讚美天主為普世主宰的書。

上主(雅威)如何建立祂的主權呢？是透過設立在熙雍山上的默西亞君王(詠二)，也透過祂的默西亞民族(詠一四九)，來把祂的主權建立在世界各地。這一雙重默西亞遠景，藉著個別聖詠安排的方式逐步顯露出來。這一安排就是在大結構的重要關卡，排上「達味聖詠」和「國王聖詠」。這兩種聖詠一方面指向一位默西亞君王，另一方面也指向一個默西亞民族(天主子

民)。這樣，默西亞觀念與神權觀念的相關性得到了肯定：在《聖詠集》前三卷中，默西亞觀念較強，後二卷中，神權觀念較強，但這兩個觀念在全書五卷裏都有。

由大結構的觀點來看，特別凸出的「默西亞聖詠」有詠二（卷一之首）、詠七二（卷二之尾）、詠八九（卷三之尾）、詠一〇一（達味聖詠）、詠一〇八至一一〇（達味詩集）、詠一三八～一四四（又一達味詩集）。最有趣的是 15 首「登聖殿聖詠」的安排，每五首的正中有一首「國王聖詠」，一如下表所示：

120	121	<b>122</b>	123	124
125	126	<b>127</b>	128	129
130	131	<b>132</b>	133	134

所謂「國王聖詠」都是講述天主給達味的種種許諾，上面詠 122, 127, 132 三首只是其中一例。

特別重要的是，默西亞向度與神權觀念交織在一起，例如詠十八～廿一這四首聖詠是這樣安排的：詠十八是「國王聖詠」，詠十九說「雅威是普世君王」，詠廿一～廿二又是「國王聖詠」。詠一四四～一四五也是這樣：一四四是「國王聖詠」，一四五說「雅威是普世君王」。

最後，使《聖詠集》有其一貫性的是《托拉》（《梅瑟五書》）的概念和傳統：像《托拉》一樣，《聖詠集》也是天主給人的一部生活教導，是祈禱的《托拉》。詠一是全部《聖詠集》的導言，它把這層關係簡要而有力地說出。猶太經師在解釋《聖詠集》的一部書中（*Midrash Tehillim*：寫成於主曆三～九世紀之間？）說過：「梅瑟給了以色列人五書——《托拉》；達味也給他們五

書—《聖詠集》」。《聖詠》是以色列人給他們所接受的《托拉》的答覆。

### 三、《聖詠集》標題的功用

大部分聖詠都有一個標題，這些標題雖是晚期加進去的（不過也都在主前），卻不無參考價值。首先，這些標題把形式相近的聖詠聚在一起，以突顯這些聖詠群的內在關連及其神學的方向。所謂「科辣黑後裔的訓誨歌」（詠四二～四九、八四～八五、八七～八八）及「阿撒夫的詩歌或訓誨詩」（詠七三～八三）是很好的例子。這兩批哀怨聖詠把個人、團體以及天主的回應，逐步表達出來，一如下圖所示：

#### 科辣黑聖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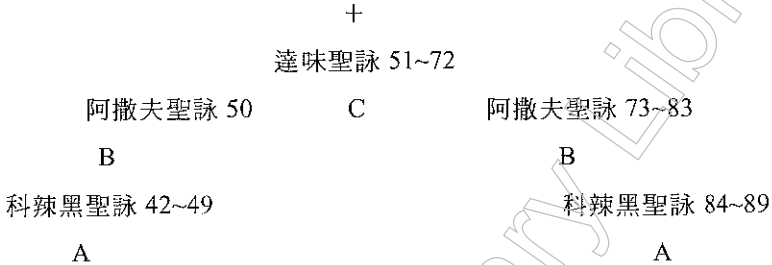
架 構	詠四二～四九	八四～八五；八七～八八
哀怨	42/43（我）44（我們）	84（我）85（我們）
（天主的）回答	45～48	87
哀怨	49（我）	88（我）

#### 阿撒夫聖詠

架 構	詠七三～七七	七八～八三
「教導」	73	78
哀怨	74（我們）	79～80（我們）
（天主的）回答	75～76	81-82
哀怨	77（我）	83（我）

其次，這些後加的標題把好幾批聖詠組成不同的組別時，造

成一個拱行結構，頗帶有藝術之美。就是兩旁由外到內是兩批科辣黑聖詠（A-----A）和阿撒夫聖詠（B---B），中間拱上達味聖詠（C），下面的圖表是更好的說明：



#### 四、《聖詠集》成為祈禱手冊的步驟

在以色列的祈禱歷史裏，《聖詠集》作為祈禱的材料，與聖詠被「達味化」有關。這一達味化曾走過三個步驟：(1)把七〇/八〇首聖詠歸給達味，前後分三個時期進行；(2)在那些「達味聖詠」中又有 14 首加上達味生平的細節；(3)最後把全部聖詠歸給達味。

(1) **歸給達味的聖詠**：希伯來文《聖詠集》中有 73 首聖詠（希臘文 LXX 譯本有 83 首）頂著 ledavid（歸給達味）的帽子（標題），意味是達味所作或指向達味，而把那些聖詠與達味的生活扣上了關係。這是在三個階段完成的。最早的階段約在充軍巴比倫時期（587~538 BC），其時，ledavid 標題要說的是：本聖詠須以認同達味命運的心情來讀，追想著達味聖王如何受迫害，又如何被救出等。

另一階段是主前第五世紀。ledavid 這一標題以詠五〇為出發點，假託達味是這首聖詠的作者，然後延伸到其他聖詠。最後的階段是在主前第四世紀，從此，ledavid 這一

標題所指，不再是歷史中的達味，而是未來救恩時期的達味，例如詠一〇八～一一〇、一三八～一四五等。

- (2) **十四首聖詠特別凸出**：在上述那些標有 ledavid 的聖詠中，有十四首的標題裏又加上一些有關達味生平的細節，資料都是採自《撒慕爾紀》上下篇，例如「達味詩歌，作於逃避其子阿貝沙隆時」（詠三），或「達味有感於本雅明族人古士的話，向上主唱的流離之歌」（詠七）。其他有這類所謂「歷史標題」的 12 首聖詠是：詠十八、卅、卅四、五一、五二、五四、五六、五七、五九、六〇、六三、一四二。這些細節的加入，原來是為幫助誦念這些聖詠的人，從達味的具體生活實況裏，多一點體會那些聖詠所敘述的內容。較晚的時期，才漸漸把達味說成是那些聖詠的作者。
- (3) 最後，整本《聖詠集》成了達味的心靈日記，而《聖詠集》的達味化導致了達味的詩人化，這也不難在歷史書裏找到根據。如：

「上主的神離開了撒烏耳……他的臣僕對他說：我們去找一個善於彈琴的人來，當惡神降在你身上時，叫他彈奏，你將感到舒服。撒烏耳答說：好，你們給我找一個彈奏的人來見我。有個僕人立刻建議說：我見過白冷人葉瑟的一個兒子會彈琴。撒烏耳遂派使者到葉瑟那裏說：將你的兒子達味送到我這裏來……每當惡神降在撒烏耳身上時，達味就拿起琴來彈奏，撒烏耳就覺得爽快舒服，惡神也就離開了他」（撒上一六 14~23）。

因此，後世達味的一個標準圖像是：一個國王，頭戴皇冠，手彈豎琴，向上主詠唱。《聖詠集》成了一卷祈禱的書，彈琴詠唱的達味是歷史的達味，也是作為默西亞的

達味，是他一生的解讀，也是他一生的頌禱。發展到今天，這部祈禱之書又成為普世教會的祈禱手冊，每天世界各地不知多少千千萬萬的歌聲把《聖詠集》裏的詞句和情緒，用各種語言向天主表達出來，這是一個事實，一如我們在起始所說過的。

## 五、《聖詠集》分為五卷的藝術架構

一般認為《聖詠集》分成五卷，是主曆第四世紀的事。凱撒勒亞的歐瑟比和撒拉米斯的厄比法內兩位作家，在他們的著作中曾提及五卷聖詠的事。但是現在有些考據證明第三世紀中，奧利振已說過：「猶太人把《聖詠集》一書分為五卷」，並以之為眾所周知的事，就是說傳統上都有這一看法。

甚至有可能在死海西北角的谷木蘭團體，早已把《聖詠集》分成五卷。在第一洞所發現的第30號古卷中，有「五卷軸」的說法，這能指《梅瑟五書》，也能指《聖詠集》五卷。事實上，猶太傳統多次把一部著作分成五卷，如《托拉》、《哀歌》、衣索比亞的《厄諾克書》，都分為五卷。

下面的圖表把《聖詠集》這部書按照自古就有的分配方式列成五卷，突顯出其精美的架構。首先是詠一～二兩首作為全書的「前言」，說明默想法律及馴服於上主的受傳者（默西亞）是《聖詠集》全書的主旨。最後的五首聖詠（一四六～一五〇）譜出一個「結論」：以色列的祈禱達成上主在普世為王的大目標。在這「前言」和「結論」中間的五卷，列出各類聖詠，每卷之末都有一篇長短不齊的〈光榮頌〉(doxology)。見下表：



## 六、《聖詠集》的架構

- 詠一~二 前言 托拉+默西亞、熙雍、上主的主權
- 詠三~四一 卷一 達味聖詠：3~14；15~24；25~44；36~41  
光榮頌：「願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受讚頌，自永遠到永遠，阿們，阿們！」（四一 14）
- 詠四二~七二 卷二 科辣黑聖詠：42~49  
阿撒夫聖詠：50  
達味聖詠：51~72  
光榮頌：「願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受讚頌……」（七二 18f）
- 詠七三~八九 卷三 阿撒夫聖詠：73~83  
科辣黑聖詠：84~89（86 是達味聖詠）  
光榮頌：「願上主永遠永遠受讚美！阿們！阿們！」（八九 53）
- 詠九〇~一〇六 卷四 梅瑟的祈禱：90~92  
上主為王：93~100（沒有標題）  
達味作王：101~106  
光榮頌：「願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從永遠到永遠受讚美……」（一〇六 48）
- 詠一〇七~一四五 卷五 A 讚頌聖詠（toda）：107（上主為王）  
B 達味聖詠：108~110  
講托拉的字母聖詠：111~112  
逾越節亞肋耳聖詠：113~118  
朝聖聖詠（熙雍、達味）：120~137  
B 達味聖詠：138~145  
A 讚頌聖詠：145（上主為王）  
光榮頌：「願我的口舌稱述上主的光榮……」（一四五 21）

詠一四六~一五〇 **收尾** 結束的「阿肋路亞」：這五首聖詠首尾都有阿肋路亞，共十次，作為全部《聖詠集》的解讀：這些詩歌禱詞是窮苦、受迫害、終於被救的以色列（黑羅母親的子女）向上主所唱的聖詠，他們及這些詩歌是上主普世為王的工具。MALAK YAHWEH 上主為王了！

## 七、《聖詠集》的中譯與詠唱

在此只略說天主教的聖詠翻譯和詠唱。這一方面，雷永明神父（Fr. Gabriele Allegra, OFM）的貢獻很大，而他所建立的思高聖經學會，及以後的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及其秘書處，把這部讚頌天主的不朽之作，潤色得越來越有中國詩歌的韻味。有關這一點，我國天主教大儒吳經熊博士早有所見。他深感詩和散文是很不同的體裁。因此他譯新約聖經採用散文，到了譯聖詠時覺得不得不用詩體。中國詩是非常豐富的，他就用五言、七言等不同格式，譯不同的聖詠。

另一件值得華人高興的事，是1946年雷永明神父出版第一大冊舊約新譯《聖詠集》時，曾送一本給名音樂家江文也。後者因他過去的坎坷生活，立志要為這些新譯的聖詠譜曲，以供兒童及禮儀中詠唱。果然以後有好幾本聖詠歌曲集印行問世，各地的聖歌集也採用江文也的曲調，至今還為大家所喜愛。歌詞方面，江文也採用《思高聖經》，有時也用吳經熊的詩譯。

最後這十多年來，彌撒的答唱詠配上了很多很美的樂曲。台灣、香港、海外華人教會或團體，都有深深感人的聖詠曲問世，譜曲的都是一些青年作家。基督新教的豐富傳統和資料常是富啟發性的參考，有時甚至就直接採用。今天在天主教堂裏唱基督教的聖歌是司空見慣的。一個明顯的事實是，詩歌詠唱

是推動合一的有效工具。希伯來詩歌與中國詩歌互通聲息，而進入更深的互相欣賞和瞭解。天主教會、正教會及基督新教，都可以透過音樂詩歌一起朝拜天主、讚美天主，在我們共同擁有的《聖詠集》裏找到天主的原來面貌，由之加深我們彼此的認識和欣賞。看樣子，《聖詠集》真是一部了不起的合一之書呢！下文加以詳說。

## 貳、聖詠的中譯與詠唱

從北京、台灣，到馬尼拉

### 前 言

本文的副標題若改作「回顧廿世紀後半葉，中國天主教基督徒如何運用聖經」，也許更符合本文的內容；回顧一下過去半個世紀，中國天主教基督徒如何在祈禱和禮儀中運用聖經，即第一盟約（OT）的祈禱書：《聖詠集》（《詩篇》）。

1950年代起，一直到廿世紀末，中國政壇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各派的基督教會也全面受到波及。非常奇怪的是，就是在這樣一個大動亂的時期，天主教會的第一本漢文聖經譯完、修訂、出版了。譯經地點是在北京開始，到香港結束，以後才傳至台灣、菲律賓及海外華人團體。這些團體在體認、活出天主聖言各方面，繼續予以發揚光大，逐步實現天主啓示的救人救世目標。

在此，只挑出《聖詠集》這卷祈禱書，作為回憶、反省和眺望的題材。下面分三步來介紹：

- 一、思高聖經學會的《聖詠集》（北平 1946）、吳經熊的《聖詠譯義初稿》（上海 1946）；
- 二、《聖詠集》以詩體排印，配以漢文韻腳（香港 1968）、《聖詠譯義初稿》由譯者修訂為定稿《聖詠譯義》（台北 1975）；
- 三、在梵二大公會議文獻鼓勵下，思高聖經廣泛被運用，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將已譯成詩體的《聖詠集》加以潤色，適於詠唱（台北 1982），使華人地區充滿了讚頌天主的歌聲（1980~2006）。

## 一、雷永明神父、思高聖經學會及《聖詠集》的出版

雷永明（Gabriele M. Allegra, OFM 1907~1976）是全部聖經中譯的大功臣。據他自己說：「學習中文、研讀聖經，以及開始把聖經譯成中文，是當時我生活的主要工作，也是我傳教生活的開始工作」<sup>2</sup>。1935 年 4 月，他正式開始翻譯工作，利用一次去北京的機會，影印了耶穌會士賀清泰的「全部《拉丁通行本》（*Vulgata*）的中文翻譯」及「18 世紀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巴設神父的不完整的新約中文翻譯」<sup>3</sup>。可見，前賢的努力也有助於雷神父的譯經工作。可惜，1938 年夏，雷公頭部劇痛，不得不於翌（1939）年 3 月回祖國義大利休養。他利用這段時間，在羅馬耶穌會聖經學院，及耶路撒冷的方濟會神學院加深聖經學研究<sup>4</sup>。

1941 年，雷神父經美國、日本，於 4 月飛抵上海，再乘火車赴北京，繼續譯經工作，而與 1944 年 11 月 21 日完成全部舊

---

<sup>2</sup> 安大福著，韓承良譯，《雷永明神父小傳》（台北：思高聖經學會，1986），13 頁。本書以下簡稱《小傳》。

<sup>3</sup> 同上，14 頁。

<sup>4</sup> 同上，16~18 頁。

約翻譯<sup>5</sup>。1945年8月2日，思高聖經學會（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= SBF）借用輔仁大學的一座附屬宿舍開幕<sup>6</sup>。「戰後短短三年中（1945~1948），學會地址更換了四次，但學會成員間的和諧氣氛從未消失」<sup>7</sup>。1946年9月15日，學會的「初果」，一本514頁的《聖詠集》終於問世。1947年出《智慧書》，1948年出《梅瑟五書》<sup>8</sup>。1948年秋，學會遷到香港，受到當地恩理覺主教熱烈的歡迎<sup>9</sup>。1949年夏，雷神父到羅馬求援，拜見教宗碧岳十二世，得到聖父及萬民福傳部的支持，得以買下香港堅尼地道70號，在此廿多年（1950~1973）完成了聖經中譯的大工程<sup>10</sup>。

話說回來，《聖詠集》出版後不久，雷神父送了一本給音樂大師江文也。雷神父日後在回憶錄中寫說<sup>11</sup>：

「他（江文也）不是閱讀，而是把它吞下，好像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力，要把以色列民族的那些詩篇全部譜成歌曲。我審慎地使他明瞭，我不能保證給他報酬，但他堅

---

<sup>5</sup> 同上，19、21頁。

<sup>6</sup> 參閱：韓承良譯，《雷永明神父回憶錄》（台北：思高聖經學會，1987），122頁。本書以下簡稱《回憶錄》。有關此事，30年後，《鐸聲》（*Vox cleri*）曾於1975年8月出了一期專刊，可參考。

<sup>7</sup> 《小傳》，24頁。

<sup>8</sup> 《小傳》，24頁；《回憶錄》，124頁。

<sup>9</sup> 《小傳》，25頁。

<sup>10</sup> 教宗聽過雷神父的報告後，降福他說：「就如你們自『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』開始了翻譯的工作，也一定要以聖若望默示錄的最後一句『主，耶穌，請你來吧！』為結束。」見：《小傳》，27頁。

<sup>11</sup> 《回憶錄》，126頁。

持說，當他在獄中認為自己的案子難以解決時，那是他向天主許的願。」

江文也能許這樣的願，從他自己的話可猜測出來：「在我進中學時，有一位牧師贈送我一部《新約》，卷末附印《舊約》中的 150 篇《聖詠》」<sup>12</sup>。雷、江二人的相識與合作，確是天主上智奇妙的安排<sup>13</sup>。

無獨有偶，同年（1946）吳經熊博士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多年努力的成果：《聖詠譯義初稿》。書首有上海惠主教（Mgr. A. Hawisee, S.J.）寫給吳博士的法文信作為〈序言〉<sup>14</sup>。然後有南京于斌總主教和江蘇海門朱希孟主教的〈序〉<sup>15</sup>。少能欣賞中國詩之美的人，在讀這些以古詩體譯成的聖詠時，一方面佩服吳博士的功力，另一方面也體會到中國文字的豐富和可塑性。用這一文字來表達聖經的其他卷冊，一定還有許多未識之天。這一詩譯十分受歡迎，以致一年內重印了三次。

---

<sup>12</sup> 江文也，「寫於『聖詠作曲集（第一卷）』完成後」，《聖詠作曲集第一卷》（北平：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，1947年11月），151頁。

<sup>13</sup> 1947~48年間，江文也創作了64首中文聖樂作品。在此期間，他每星期天來學會小堂，聽會士們唱彌撒，然後在小客廳與雷神父會談，每次半小時至一小時之久。參閱蔡詩亞，《江文也及其宗教聖樂作品介紹》（香港：真理學會，1999），7~8頁。

<sup>14</sup> 內容反映當時中國及世界的混亂狀況，一如聖思定所說的「二城互戰」情形。聖詠的祈禱能助人戰勝邪惡，走向和平，並引用好幾首聖詠為例，尤其是詠廿三首，這是吳經熊博士特別喜愛的一首聖詠。

<sup>15</sup> 朱主教是1926年六位在羅馬被教宗碧岳十一祝聖的中國主教之一，寫〈序〉時已79高齡。

## 二、《聖詠集》詩體排印 (1968) 《聖詠譯義》定稿 (1975)

思高聖經學會在香港繼續從事翻譯、出版的工作：1949 年出版《舊約史書(上册)》；1950 年《舊約史書(下册)》；1951 年《依撒意亞先知書》；1952 年《耶肋米亞及厄則克耳先知書》；1954 年《達尼爾及十二小先知書》；1957 年《四福音》；1958 年《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》；1961 年《牧函及默示錄》。至此，全部聖經的翻譯、註解、類書總論及各書導論都已完成：舊約八大冊，新約三大冊。下一步工作是把上述十一大冊的資料濃縮、重訂，印成一冊合訂本。這一龐大工作，花了七年時間，而在 1968 年聖誕節完成<sup>16</sup>。

現在呈現我們眼前的《思高聖經合訂本》，是一冊 2060 頁的大書，紙張薄，但兩面互不干擾，印刷清晰，裝訂美麗大方<sup>17</sup>。書末的六個附錄頗有參考價值，尤其是附錄四「世界大事年表」及附錄六「年曆、教曆，與節期表」，為今日的生活，仍然提供許多有用的知識。合訂本的一個最大特色是，《聖詠》150 首不再以散文體排印<sup>18</sup>，而是採用詩體分行印刷<sup>19</sup>。不過，

---

<sup>16</sup> 參閱：《小傳》，28~29 頁。這一工作程序也是法文《耶路撒冷聖經》所採用的：先分冊翻譯、註解、寫導論，後合訂為一冊。在出版時間上，二書亦相同，即 1968 年。

<sup>17</sup> 本人手中的一冊是雷永明神父親自饋贈的，將之視為珍寶，自不在話下。

<sup>18</sup> 其實，這並不足怪。連出生為猶太人的施約瑟主教 (Rt. Rev. Samuel Schereschewsky, 1831~1906) 所譯的《舊約》，也把《聖詠》按散文排印，如最短的詠一一七：「萬民皆當頌揚主，列國皆當稱讚主，因主向我儕大施恩惠，主之誠實、永遠長存、阿勒盧亞」，抄自《舊新約聖經》，施約瑟新譯（上海：大美國聖經會，1913 印行；台北：台灣聖公會聖約翰科技大學，2005 復印）。

《聖詠集》也只是《思高聖經》唯一的一部以詩體排印的書。今天大家都知道，舊約的「智慧書」和「先知書」，不少都是詩體的。這在日後重訂思高聖經時，一定將會顧到<sup>20</sup>。

此一時期，吳經熊也將他的譯作寫為定稿，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。書首作獻詞曰：「敬以此聖詠釋義定本奉獻總統 蔣公之靈，並紀念 蔣公訂正初稿之苦心」。初稿中原有的三篇〈序〉都不見了，代之的是羅光總主教於 1975 年 8 月 15 日寫的〈序〉，其主旨為：

「定本於初稿之修改頗多，以求譯義之詩章，與聖詠原義相符。更求詩句之雅順，隱晦者明達，艱澀者通暢……吳子翻譯聖詠，始於民國廿六（1937）年，時上海已陷日軍之手，吳子被困愁城，幽居斗室，心中愁悶，乃譯聖詠數首以解愁，所譯第一首為詠廿三：『我主作我牧，所需百無憂...雖行幽谷裏，主在亦何愁...行藏勿離主，此外更何

---

台灣聖公會賴榮信主教把施譯《舊新約聖經》贈送給筆者時，於 2006 年 1 月 23 日附信中有下面幾句話：「倘若可以的話，還想請您在參閱該《聖經》之後，寫些與其他翻譯版本之對照、比較譯文之心得。」本注極短的對照，可作為遵行賴主教美意的開始。最近一期 *The Bible Translator, Technical Papers* (Vol.57, No.3, July 2006) 有一篇長文討論施約瑟的中譯：Cao Jian, “The Chinese Mandarin Bible: Exegesis and Bible Translating” (122~138 頁)。可見施約瑟的譯作是值得研究的。有關施譯的較詳細情形，可參閱：〈鎮校之寶：一本罕見的聖經中譯〉《教友生活週刊》（2006 年 1 月 15 日，筆者撰寫的〈社論〉）。

<sup>19</sup> 聽說這方面，李少峰神父貢獻很大。他的國學基礎深厚，能搜索、尋獲適當的漢文辭字翻譯希伯來原文，偶然有些地方稍現牽強。

<sup>20</sup> 《現代中文譯本聖經》（1995 修訂版），已把《約伯記》、《箴言》、《以賽亞書》等，以詩體排印。



求。」吳子被敵人所困，心懷憂懼，乃引聖詠之詞句安定其心，其時固無翻譯全部聖詠之志願也。」

以後大部分序言敘述蔣總統如何欣賞、修改各篇聖詠詩譯，不無興趣。在此值得一提的，序末引用的隱修院陸徵祥院長的評語：「德生（吳博士號德生）執筆，聖神執手，無思無慮，一筆揮成。」這可代表許多讀者的心聲。

### 三、押韻的中譯聖詠，更適於高歌詠唱

1968 年是梵二大公會議閉幕後第三年，大會的十六道文獻（四憲章，九法令，三宣言）已漸漸譯成中文。在四大憲章的鼓勵下，剛於 1967 年夏由菲律賓碧瑤遷回祖國台灣而附屬輔仁大學的耶穌會神學院，第一學年（1967~68）還是以英語上課，但 1968~69 新學年，就使用漢語教授神學，1969 年秋又開始編印《神學論集》季刊，走上了以中文講神學、寫神學的路途。這時，《思高聖經》和詩體《聖詠》正好派上用處：《聖經》為教室講課，《聖詠》為「日課經」及其他禮儀中的誦讀詠唱。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則編審《中文彌撒經本》和《日課經文》。前者把彌撒中新舊約篇章加以潤色，使之讀來更順暢，不過偶然也有不切合原意之處<sup>21</sup>。後者，即《日課經》的聖詠部分則調整地相當成功<sup>22</sup>。

<sup>21</sup> 例如把《若望福音》中耶穌稱聖母為「女人」的二處（二和十九章）都改成「母親」。

<sup>22</sup> 這些潤色和調整過的 150 首聖詠，以後印成一本書，其中除《聖詠》以外，還把《日課經》誦念的舊約聖歌 26 篇及新約聖歌 12 篇也一併列入。這些新約詩歌中有三首是每天誦念的，即早晨念〈匝加利亞讚美詩〉（Benedictus：路一 68~79），傍晚念〈瑪利

在這個時間的關節，江文也所譜的聖詠，在 1960~70 年代台灣天主教蓬勃發展時期，有過不少貢獻。光以耶穌會在台中的光啓出版社來說，一般認為它是靠兩本書起家的：一是蕭靜山神父譯的《新經全集》<sup>23</sup>，一是蒐集了各種禮儀歌曲的《聖歌薈粹》<sup>24</sup>，這是台灣天主教出版的最早一本頗具規模的聖歌集，裏面收了十來首江文也的創作<sup>25</sup>。接下來的第二本歌集則起了劃時代的作用，那就是戴思原作，輔大神學院編譯的《聖經樂章》（*The Chinese Edition of Biblical Hymns and Psalms by Lucien Deiss, C.S.Sp.*），此書於 1970 年 9 月初版，由光啓出版社印行 5 千冊，很快銷售一空，11 月再印修訂版 3 千冊，可見該歌集因應了梵二後的時代需要。羅光總主教為此書寫的〈序〉，充滿了詩情畫意和青春氣息，主編陳濟東（當時的神學院學生）的〈編譯者序〉則把作者、譯者及成書過程，交代得十分清楚，這大概也有助於它的銷路。

此後，在台港二地所出的各種聖歌集，真如雨後春筍，不

亞讚美詩）（Magnificat：路一 46~55），夜晚念〈西默盎讚美詩〉（Nunc dimittis：路二 29~32）。參閱：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，《讚歌》（台北：天主教教務協進會，1982）。

<sup>23</sup> 此書由《拉丁文通用本》（*Vulgata*）於 1922 年在大陸以《新經全書》之名出版，頗受歡迎。在台灣改名為《新經全集》重印多次，供不應求。

<sup>24</sup> 有五線譜和簡譜兩種版本，1962 年初版，1982 年第九版。

<sup>25</sup> 在印出的 495 首聖歌中，江文也所譜的聖詠採取了 11 首，一直到今天還為人所愛唱，就是詠十六、十九、廿二、五七、六三、九二、一〇〇、一三〇、一三一、一三四、一五〇。但，按前引蔡詩亞《江文也及其宗教聖樂作品介紹》一書的報導，江的「聖詠」作品，實存的有 47 首，參閱該書，15 頁。

勝枚舉。僅以台灣說，1970 年代初有楊世豪神父 (SVD) 在嘉義輔仁中學印行的《歡樂年華》，其特色是在宗教聖歌前，加上了一些活動歌曲，直至第三版 (1974)，這些歌曲比聖歌還多 (1~104 與 105~191 之比)。到了第三版再版 (1976)，聖歌明顯地增加 (1~104 與 105~249 之比)。這些聖歌的來源之一，就是《聖經樂章》<sup>26</sup>。此後，另一部流傳相當廣的歌集，是永泉教義中心所編的《賀三納》(*Hosanna*)，於 1979 年由天主教華明書局出版，書中蒐集了 330 多首聖歌。江文也的作品有 20 首歌，除了 4 首是聖母歌外，其他 16 首都是聖詠<sup>27</sup>。《賀三納》的主要編輯人雷蕙瑯小姐在〈序言〉中說，要盡可能把詞和曲的作者姓名寫出。結果，在《聖歌薈粹》只有詞 (詠 X 首) 的作者，現在也有寫曲的作者姓名了，原來這些歌的作者是江文也<sup>28</sup>。

此類歌集最近一本流傳極廣的《輕歌讚主榮》是台灣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總會，於 1983 年編印出版的。書分兩大部分：一般歌曲 1~157 頁；聖歌部分 158~398 頁。可見，此歌集採取了《歡樂年華》的形式，但內容和書形增多增大很多。1994 年的

<sup>26</sup> 當時台灣社會尚不講究版權問題，教會內更無人過問，頗有教會一家、財產共享的味道。

<sup>27</sup> 四首聖母歌：44 號〈謝主曲〉(Magnificat)；268 號〈妳是全美的〉(Tota pulchra es oh Maria)；269 號〈恭賀母后〉(Salve Regina) 及 320 號〈天皇后喜樂〉(Regina caeli lactare)。16 首聖詠歌曲都在《賀三納》的前一部分，由第 10 首至 59 首。

<sup>28</sup> 雷小姐〈序言〉末段的第一句話「唱歌是雙倍的祈禱」可略予補充。這句話應該是聖奧思定所說的 Qui bene cantat, bis orat。中文無法把 bene 和 bis 二詞的對稱譯出，但能使前後兩句話押韻，露出漢語的本色：「唱歌唱得好，是雙倍的祈禱」，就是說，「只唱不夠，還要唱得好，才是祈禱」。

新版厚厚一大冊，普通一頁一首歌，但不少頁數有兩首歌，因此全書蒐集的歌應在 500 首以上。

最後的發展是泰澤的祈禱和歌唱方式。1990 年，光啓出版社印行了《泰澤共融祈禱歌詠》。歌詞和禱文是泰澤團體的，作曲者是 Jacques Berthier，蒐集了 47 首熱切優美的短歌，易唱易學，可用於各種禮儀祈禱，因此大受歡迎，1995 年就再版三刷，2000 年改名《泰澤讚頌之歌》，添上 30 首同類新歌出版，可有更廣的用途。因此，同年就得再刷問世。

以上是台灣歌唱聖詠的發展情形。至於馬尼拉部分，是筆者較個人的經驗。從 1998 年始，每年六、七月間，本人到馬尼拉市，聖功修女會所辦的基督書院給 40 來位年輕修女上聖經課。書院有一個好傳統，就是注重唱歌，勤於練歌，結果唱出悅耳動心的聖歌。她們是為讚頌天主、取悅上主而唱，順便也使我飽享耳福。每天早晨的彌撒及傍晚的日課誦禱，都有悅耳的琴聲和歌聲伴著聖經誦讀及各種祈禱。一個別處不易體驗到的，是修女有不少是由華北老教友的地區來的。她們帶來家鄉的新歌新樂譜（大陸本土音樂家，在梵二後所創作的彌撒曲等），大家練熟後的多部合唱，真是別有風味。這該算是梵二提倡禮儀革新及本土化的成果之一。

至於晚禱，她們採用台灣陳美津修女創作，主教團秘書處出版的《主日（平日）詠讚》，每一篇〈聖母謝主曲〉都有不同的樂譜。歌唱聖詠的歌調，除了傳統的 8 個拉丁格調外，還有變化多姿的中國調。此時才顯露出前述台灣禮儀委員會給《日課經》聖詠所做的調整大有功用。每首聖詠為對唱的分段，每節經句的長短和押韻、四音的選擇與配調等，都影響歌唱的順暢和中聽與否。這確是中國文字和音調的一些特色。

## 結 語

廿世紀是人類大突破的世紀。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因了原子彈的可怕，誰也不敢想像再來一次世界大戰是怎樣一個收場，那大概是世界末日的來臨吧。因此，廿世紀的後半葉是科技、傳媒、電子廣泛應用的飛越時期。在基督信仰的範圍中，1948 年有普世教協（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= WCC）的建立，及其第三屆大會的高峯（1961 新德里：會中提出的共融、服務、作證 = Koinonia, Diakonia, Martyria，一直到今天還是基督徒腳步前的明燈）。天主教一方面則有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（1962~1965）。這次大會沒有改變天主教的信理和傳統，卻給了她一個新面貌。

在中國歷史裏，廿世紀也是一個大是大非、極大蛻變的世紀：由幾千年的帝治到民國的成立（1911），由中華民國（ROC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（PRC）的掌權（1949），在半個世紀裏，人民所經歷的考驗和痛苦，在幅員和濃度上是以往幾百年的經驗所不能比的。現在令我們驚訝不已的是，正是在如此艱困多難的半個世紀裏，天主上智的安排，使得第一部天主教聖經中譯本完成。有了天主聖言為基礎，其他禮儀、神學、要理等，就都有依據了。這時，梵二文件適時地予以鼓勵推動，使各地的華人教會進入了世界潮流，可以與全球的兄弟姐妹並駕齊驅了。

本文抽出一個具體事件，《聖詠》的翻譯與詠唱，略作探討，以看出大家所歌唱的上主天主，的確是祂在領導著人類和教會。